

# 夜光杯

久居城市,每日从地铁到高楼,高温天里站在日头下只觉得热,但对季节的变化隔膜。有一天,在上钢新村的绿化带边,我听见虫声。蟋蟀叫,意味着秋临,即便气温还是居高不下。但事实上,地球绕太阳的这一圈公转,已行程过半。

记得小时候,每到这季节,昏黄路灯下,总围着一圈斗蟋蟀的男人。在扑腾的扇子和缭绕的香烟,在腿与热气和汗味的围绕中,在光线聚焦的中心,方寸大小的“斗兽场”上,两只小虫摆阵对垒。男人们纷纷押宝喝彩,赢者欢呼,输者垂头丧气,不服者当街对骂。

自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我就几乎没在上海街头再见过此景。及至上学时,老师教蒲松龄《促织》,更觉得这把戏值得批判。要等到上大学,念了王世襄的《秋虫六忆》,学会换个角度看待玩虫的风雅怡情和对自然的亲近,已是很后来的事了。

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外婆一家从市中心搬去浦东。自此逢年过节,我们去看她,变得耗时费力。我记得总是清晨吃过早饭就出门,先坐公交到打浦桥,然后再排队挤“隧道一线”到浦东,下车后还要步行很久才到上钢新村。单程要近两个小时。彼时浦东还未进入开发开放高潮,宽阔荒地一望无际,孤零零竖着的几根电线杆下杂草过人高。父母久坐下车,都想松快松快,便放开我的手,我就跑去那些草丛里捉蛴螬。

## 只恐双溪舴艋舟

沈轶伦

上海人叫蛴螬,正式的名字应该是尖头蚱蜢。只有半截拇指长度的翠绿色小虫,因为弹跳不似蟋蟀迅速,所以特别容易被捉到,也因为容易获得,所以我最喜欢它。

我们这个年纪都是独生子女,只有到外婆家才会遇到表兄弟姐妹。同龄孩子见面,自然是兴奋地一起到楼下绿化带玩。我们也玩虫。但不是父辈那种斗法,只是让它们爬过我们用石头堆砌的隧道,或者让它们和我们一起爬高。新村里有两个装饰雕塑,每次去我都要攀爬,每次爬,都会钩破为做客而特意穿的新袜。上小学前最后一次去外婆家玩,新村门口正好有卖氢气球的小贩。母亲为我们几个孩子一人买了一个,我和表姐把一只蛴螬拴在气球上,想让它飞到空中。但它在飞起来的过程中触碰到我的手,死命抓住。最后我解开绳子,把这只小虫放回草丛,让它回家。

等到傍晚晚饭过后,重新坐车回浦西。当车辆穿过长长的昏暗的隧道时,我感到怅然若失,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来,我不自觉抠着袜子上被雕塑钩破的洞,歪在这条隧道里,终于也睡着了。时光在这隧道里拉长也变短,等公交车慢慢开进隧道,光线重新亮起来时,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

不久前我为着工作去拜访一位老演员,才发现他就住在上钢新村。此时距离外婆过世已有多多年。我已很久没再去过这个区域。如今地铁四通八达,出站后高楼林立,沿着整洁的道路走过来时,哪里还有杂草?但我还是特意绕去儿时玩耍过的绿化带看了看,那两个装饰雕塑居然还在,但矮小得惊人。我印象里它们得有三层楼这么高。但事实上只有一个成年人的身高。我走过去拍了拍雕塑的高处,如拍了拍一个旧日老友的肩膀。难以想象,我攀在它上面远眺时,曾有过多少快乐。而此刻周围虫鸣四起,大约是蛴螬,但并没有人捉。

大城市里,昔日斗蟋蟀的那代男人已退休多年。他们的儿孙是伴着电子游戏长大的一代。对秋虫或雅或俗的凝视,注定后继无人。

过去因为像蚱蜢,所以有的地方用类似音命名小舟。李清照说,“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这愁是对时光流逝的感知。光阴一味向前飞奔,街道与房子还在,但里头熟悉的人与物俱老,只有虫鸣此起彼伏,古往今来,人们都是和这些小东西相伴着存在。这是“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也是“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在平行空间里,气球带着那只蛴螬袅袅腾空,在城市顶层的云端,它露出小小的纤细的尖头,俯瞰下面来来往往的生活。

假如秀场上有人喊:“冰冰来了!”一般人的反应一定这样:“哪个冰冰?李冰冰还是其他什么冰冰?”类似的事会经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比如爆米花:究竟爆的是大米还是玉米,抑或小米、年糕片、黄豆、蚕豆……?这就是我之所以“才嚼炒米花,又食爆米花”的缘故。

有关玉米在中国的文献,大多认为李时珍(1518年—1593)《本草纲目·谷部第二十三卷·谷之二十·玉蜀黍》中的记载,是相对最早的。李时珍不光记下了玉米的来历、外形、性状,还不忘记提一下吃法——爆米花,这是他厉害的地方。

为什么李时珍的记载得到普遍认同?那是由于其所处的时代让人确信无疑:哥伦布1492年从新大陆把玉米带回欧洲,然后传入亚洲和非洲,再通过南洋或印度进入中国。倘使不按“先后顺序”的惯性排列,那么玉米在中国现身存在着逻辑上无法对接的问题。

不过,坊间并不买账,称,中国历史上很早流传着关于爆米花的民间故事:武则天篡夺李家王朝,惹怒玉皇大帝。玉帝令龙王三年内不准向人间降雨。老百姓深受连累之苦。龙王动了善心,违背旨意去救苍生。玉帝大怒,将龙王压于大山之下,立碑并刻上几句诗:“龙王降雨犯天规,当受人间千秋罪。若想重返灵霄阁,金豆开花方可归。”老百姓听说龙王的遭遇,决心搭救他,便四处寻找开花的金豆,可总找不到。二月初二到了,有个眼尖的聪明人看到集市上老婆婆在卖玉米粒儿,金黄的颜色让他一下子想到了金豆。他如获至宝,拿回家用热锅一炒,玉米粒儿就崩开呈花朵形状了。玉帝见金豆真的开花,赦免了龙王,恢复了他的权力。人间从此风调雨顺。 (“北京日报客户端”2月2日,爆米花儿!这个传说你听过吗?)

按此推理,玉米在唐朝就该出现了——那可是把玉米在中国出现的时间一下子提前了近1000年!玩笑开得太大了吧?

蹊跷的是,元人贾铭(1271—1368)《饮食须知·谷类》卷二提到:“玉蜀黍即番麦,味甘性平。”自然,人们可以认为“玉蜀黍”或许是一种与玉米相似的植物,不过,“番麦”一词恰是后人对于玉米的初始认知点之一。

清代康熙时出版的植物学名著《广群芳谱》曰:“玉蜀,一名玉高粱,一名戎菽,一名御麦(以其曾经进御,故名御麦。出西

## 爆米花

番,旧名番麦。按《农政全书》又作玉米。玄扈先生曰:玉米或称玉麦,或称玉蜀秫,从他方得种,其曰米麦秫,皆借名之。”

秦荣光(1841—1904)《上海县竹枝词·物产》曰:“吴淞番麦夏充厨,苞绿尖头吐赤须。料自麻姑亲手擲,结成一米一珍珠。”其自注云:“珍珠米,一名鸡豆粟,北人谓之巴儿米。吴淞北呼为番麦。”

听说现在上海宝山地区有些老人仍把玉米叫做“番麦”。因此,若要断定贾铭笔下的番麦与玉米无关,同样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

值得一提的是,贾铭在时世,上溯哥伦布之三代,他们还不知在哪儿呢!这么一搅和,等于捅了玉米输华既定历史的马蜂窝啊。

尽管如此,“番麦”也改变不了中国最早的玉米与世界最早的玉米之间的时间差之大——据英国《每日邮报》2012年1月20日报道,科学家们在秘鲁发现了距今3000年至6700年的爆米花和玉米棒残渣。显然,在可考的范围内,人家爆米花的历史比李时珍爆米花的历史要悠久得太多。

玉米粒要爆出花来,靠的是热锅炒炸,但其效果未臻完美,只在爆米花机发明之后,才大有改善。我小时候见识过黑乎乎的爆米花机,便想当然地以为那是老古董。其实,它被发明出来之初,外形像个集装箱,与风靡中国的时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相距不过六七十年;若从小型手摇气流膨化机算起,则间隔时间更短,只有二三十年。

至少在我看来,无论集装箱式还是手摇式的爆米花机,淘汰是必然的。我们可曾看到哪家电影院售卖的爆米花是用那两种机器做的?

我已很长时间不碰爆米花了。最近的一次已是十年前:我买了几袋仿佛装在信封里的爆米花原料,把它放入微波炉里转几分钟即成,形状、滋味、口感与电影院卖出的不分上下。与六七十年代的弄堂爆米花相比,电影院爆米花具有更漂亮的外形和洁白的颜色及无可争辩的浓郁奶香,同时欠缺一点点传统煮玉米所散发出的那种乡土气息。

“哈立克”,是上海人一度在爆米花身上追加的别称。那时,大凡速成又带点洋味的东西,名称当中往往有个“立”字,什么氧立得、拍立得……“哈立克”究竟算什么来历?我不清楚,也许,改“爆立得”会更加形神兼备吧。



## 廊桥下的芳华

朱丹

夏秋时节,走进家乡崇明的农户人家,院墙或棚架上爬满了丝瓜藤,开着黄灿灿的丝瓜花,丝瓜荡秋千似的吊在花丛中,别有一番景致。

丝瓜花,花开春夏秋冬,它耐得住寂寞,扛得住风雨,怡淡雅朴,挤挤挨挨,粉粉嫩嫩,从叶海里探出了笑脸。半开着的花蕾,含蓄娇媚,向人们展示着迷人的魅力。它开了又开,密密匝匝,在那淅淅沥沥的细雨中,依然灿然开放,雨水顺着绿茎点点滴滴,花瓣上挂满晶莹的露珠,恰似睡梦中的美人。在那略略西斜的阳光下,一片片金黄色的花瓣在斑斓的丝瓜叶海中跳动着,如同火苗在微风里飘动。走在丝瓜棚下,便会听见那风吹丝瓜藤叶的沙声,伴着花香和缤纷的绿叶舞出时浓时淡的韵律。夜深时,星光似水,蛙鸣婉转,偶尔微风吹拂,丝瓜藤下,人们一条板凳、一把蒲扇,清夜闲话,沉思醉想,欢乐多彩,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融的风情画卷。

记得那年春天,在后院的灰堆旁,我发现了一棵丝瓜秧,小心翼翼地将它用树枝围起来,没多久,丝瓜便顺着树枝爬上了旁边的一棵合欢树。这株丝瓜藤越爬越高,整个树冠爬满了藤蔓,丝瓜花满枝头,与合欢花竞相争艳,远远望去,格外养眼。

丝瓜是宝,它色泽青绿,瓜肉青嫩,能做出清淡翠绿的干饭美味。夏秋时节,适当多吃些丝瓜,可祛暑清心,醒脾开胃。待到丝瓜长老后,丝瓜络还可用以洗锅刷碗,擦灶台和油烟机,既经济又卫生。

丝瓜,在普普通通的土地上,静静地生,默默地长,做着经春到秋的梦。丝瓜花,摇曳在风雨中,摇曳着婀娜身姿和那芬芳宜人的清香,久久地在我心间缭绕……

不到3岁的弟弟开始迷恋太阳系星月运行,《空中课堂》的自然常识课百看不厌;已过10岁的哥哥则沉浸在“我骄傲我是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爆棚中。总感觉他俩的认知,正在进入“我是谁”和“从哪来”的阶段。说得高级一点,就是认识身外的大宇宙和自身的小宇宙。不知怎的,我想到

了金字塔,很想哪天尽早带俩娃去二刷金字塔,也刷一下世界观。

与这些世间奇迹的一别,算来正好一轮生肖了。我们度蜜月,初见金字塔在入住开罗的那晚,车行高架路上,右望窗外,远远一片平房顶上,忽地冒出一个大三角尖,车身一转它也一闪,不见了踪影,真有点 UFO 感觉——原来,夜光照明只是打亮了它的一个锥面,定睛细看才能估摸出它“幽浮”的立体轮廓,比我想象的高大。

## 来路方长

徐瑞哲

被称为“永恒之屋”的造型,就是法老王死后通向太阳的天梯,同时也是太阳普照大地的光束。当我走近吉萨大金金字塔时,身高137米的胡夫之子哈夫拉的金字塔,显得比我家三四十楼的高层住宅楼都高。其实,他老爸的金字塔原高146.5米,由于四五千年来的日晒风化,才“秃”掉了近10米。

这座胡夫塔由230多万块巨石堆成,每块均重达2.5吨。细细端详这些饱经沧桑的石头,每一块都铭记着不同朝代不同人种的掌纹足印。从60度到45度的斜度,法老家族花了两个世纪左右,才以建筑实践探索到一个最佳斜角52度,由此成就了屹立未倒的近百座正方锥体。埃及人坚信当时地球上无人能够完成这样高难度的大工程,包括还远远没有开建长城的中国人也在内。

记得2010年元旦,我俩正巧步入凯尔奈克神

庙。这天正值农历十五,且有月食,太阳、地球、月球处于同一直线上。清晨入庙之前,隔着尼罗河西望,一轮淡淡的大圆月低垂在对岸的平顶山上,一群接一群黑鸟掠过月面。

暮然间,赤裸的山体被映红了——再回首东望,偌大的红日恰好从崇拜太阳神的庙宇中轴线主干道上滚滚而来,直穿刻满日月人神到鸟兽草木的方尖碑,铺展开一条长长的金色绒毯。依照天文历法,日月同辉的此

## 边看边聊

时此刻,日光与月光就在地球上的这一点、这一线上相会,千秋万代……红海之畔,凭栏临风,我可以想见沙海的对岸,就是阿拉伯之心,圣城耶路撒冷。远处,两河流域的巴比伦。更远处,南亚次大陆的古印度。再远处,便是丝绸之路的原点,我们的故土。然而,四大文明古国并非什么很久很久远的故事。

举头望日,那个在数万年就照耀着大地大海的太阳。彼时,没有苏伊士运河,更没有金字塔,太

阳只是照耀着第一批走出非洲的人类始祖。正是这片混血儿的土地,成了全球唯一的三岔路口。在短小的欧亚非大陆连接点上,先民们去向各自的目的地,东迁亚洲,北涉欧洲,分合演化,繁衍至今。

孩子们,中国是伟大的,而属于全人类;人类是伟大的,而属于整个星球;星球是伟大的,而属于沧海遗珠、时空微尘。到金字塔前,三思“我是谁”,敬畏“从哪来”,或许可以想清楚“到哪去”的拷问,来路方长,莫负人生。

## 七夕会

披一方彩色薄纱,愈发衬托出半遮面的太阳的妩媚娇羞。

太阳出来了!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太阳终于赚足了力气,纵身一跃,活脱脱地跃出地面,如脱兔一般灵巧迅捷,人们可以尽情地观赏她的全貌了。周围远山如黛,轮廓分明,太阳脸颊绯红,如一俊俏少女,拖曳着朝云锦绣霞衣,在泰山之上,飘逸着,飞扬着,把个泰山舞得生气勃勃。

此时,钟声悠悠传来,空气中弥漫着檀香和花草的清香,内心被涤荡得如水般纯净与美好,如梦似幻的飘渺,仿佛置身于另一个时空和国度,从漫漫远古走来,一路沧桑,不知要到哪里去,哪里是路的尽头。

## 夜光杯

清晨,在泰山主峰玉皇顶,大地和万物还在沉睡,外面的凉风吹得人直打寒颤,真应了那句话:高处不胜寒。我们都分租了军大衣,一行人踏上去日观峰的山路,道路崎岖不平,九曲十八弯,也不知拐拐了几道弯,终于到达最佳观日点。

日观峰确实不一般,这是一大块巨型山石,像一面铺展开来的巨大扇子,扇面有斑斑驳驳岁月雕琢的纹路,人们围坐在上面,凉风吹得更紧了。

天色渐渐亮开了,山下的绿树已隐约可见,这时,云层开始有了变化,开始是深蓝,颜色渐渐变浅,越来越浅,最后有的云朵竟奇迹般地变成枫叶般的粉红色,这时的云层已像小姑娘的

花布衫,一条浅蓝,一条绯红,一条条深蓝,煞是好看,远远望去,一条条深深浅浅各异的颜色,排列成帆船形状,并排排列在东方天际,千帆竞发,好不威武!

盛夏晓风,高山峻岭的清寒,彩云千帆,这日出前的序曲是如此美丽,难怪人们都翘首盼望了。

片刻工夫,地平线上一抹彩云渐渐变深变红,眨眼工夫就成绯红,像涂了胭脂的姑娘脸蛋,与周围的“肌肤”和谐明媚地衬着,人们瞪目,心里怦怦地跳着,感觉那“炫目”的时刻终于要来临了。果然,那抹红云中间魔术般地娩出一弯“月牙”,月牙像极了镰刀,亮亮地发着光,这光芒清亮、澄静,仿佛一块纯净的橙色

## 观泰山日出

张维静

玉石,不着一丝瑕疵,璀璨生光令人心境明朗,心生向往。

太阳,太阳出来了!人群中有人惊奇地喊出声来,于是响起一阵照相机按压快门的声音。人们按捺着心底的那份激动,用自己的方式默默记载这伟大的时刻。渐渐地,那弯月牙慢慢丰满起来,变为半圆,颜色神奇般地由淡橙变为浅粉、深粉、浅红,最后成为明亮的橙红!这是怎样的一种橙红,明亮深邃、饱满厚实。若不是纳日月山川之灵气,怎能酿出如此美轮美奂,玲珑剔透而又殷宏丰实的尤物?

这时周围的彩云脸庞也逐渐明艳起来,东方天际肩头犹如

## 旅游